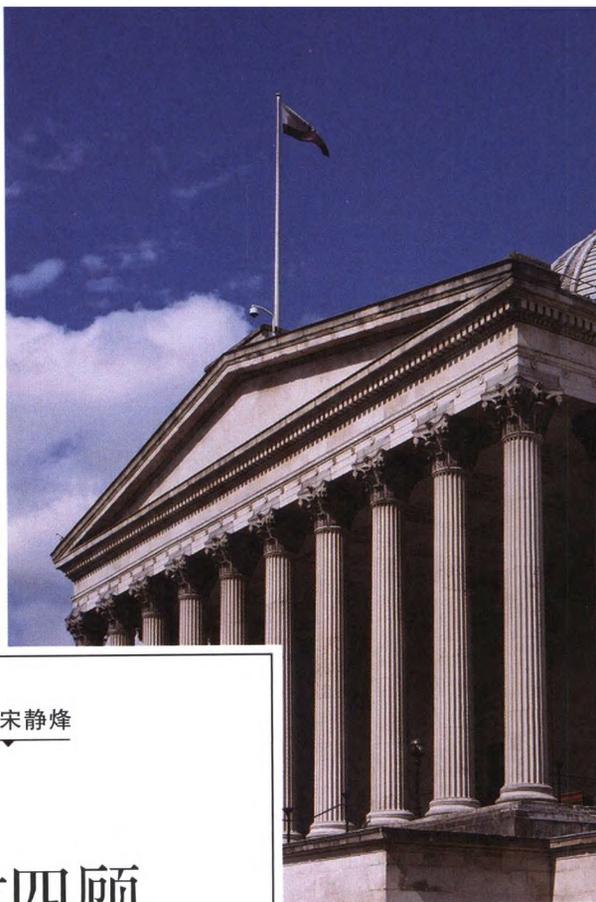


BEYON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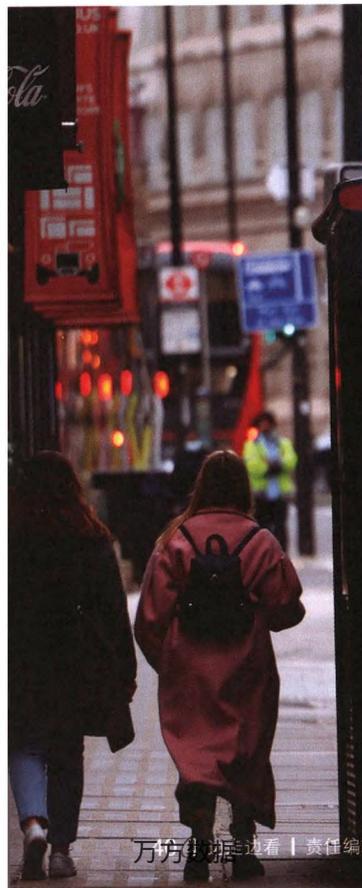
● 边走边看



文 _ 宋静烽

伦敦四顾

Looking Around London



左上:新冠疫情中“全副武装”的伦敦大学学院医学院楼

右上:伦敦大学学院主楼(图:图虫创意)

左下:防疫形势再次严峻,伦敦街头遍布防疫标语(图:人民视觉)

右下:布卢姆茨伯里附近的狄更斯博物馆(图:IC photo)

去年9月底,那是英国没有封锁的时候,我孤身一人飞往伦敦攻读哲学本科。列车沿着机场线,向人烟熙攘处驶去。前来接站的学姐一手替我分担行李,另一手悬在车窗上活络地画圈:这一处是新建的大学区,那里有你时常可去的市集……陌生城市的灯火映在车窗玻璃上,现出一张戴着口罩、茫然四顾的脸。

隔离间的窗外

这是异国他乡的第一晚,我的脚尖刚刚落地,心底的怕与盼远未醒来。真正开始知觉到新的生活就此开启,是在接下来的隔离期间。彼时英国政策相对宽松,隔离期的行动起居并无人监管。初来乍到,我只能窝在10平米的公寓房里,心痒时就看看新闻,疫情星星点点此消彼长的势头,让我又瑟缩起来,不敢越雷池一步。这一缩,竟也足不出户待满了14天。

隔离间的小窗正对公寓楼的天井,透不进雾都的阳光,也无风景可言。楼上住的是医学生,每日听到天花板上传来烧杯滴管之类发出的叮叮咣咣声,也不知道在捣鼓些什么。两周的隔离期内,通往新世界的窗户只能从现实转为线上。我了解到,所谓的“大课”(lecture)已被提前制成视频挂在校园网上,每门功课的研讨会(seminar)便成为结交新友、讨论新知的少数通途。心善手辣的教授们一天几十页文献照旧流水般地派发,道理倒也光明正大:“病毒唯一不会侵扰的,是思想。”于是我终日浸在书页里,如此往复,不觉窗外叶落。

开学第一课——存在主义研讨会,那是大课之外的加餐,我们三五人一班,连线那位高眉深

目、新染了一头红发的青年博士,在他的课题下修习哲学写作。这位博士看着我大不了我几岁,但他老学究般带我们追本溯源,从哲学家胡塞尔开始讲起。

“如果隔离的时候实在感到寂寞,那就尝试描述你的生活。”博士讲着讲着,身上的激情突然间迸发出来,“通过描述每时每刻的经验世界来捕捉你的意识,从而试图把握某种确定性,某种在当下这个不确定的时刻里尤为重要的东西。”博士说得坦然,丝毫不为自己身上的书生气感到抱歉,那么理直气壮的浪漫——我笑着讨饶。家里硕果仅存的一卷厕纸,昨晚吃剩下霉在桌上的两片面包,这就是我的蜗居生活,它们背后会有什么确定性等着人们去捕捉?

在我神游的片刻,视窗那头的博士离开了。他像楼上那些医学生似的,叮叮咣咣地忙了好一阵,再次出现时,不无遗憾又心满意足地对我们说:“现在面对面是难了,但我还是为你们准备了点东西,算是庆祝这个不寻常的开始——”博士庄重地举起右手,手里拿着一杯刚调好的杏子鸡尾酒。

我们都笑了——这真是整个存在主义哲学史的开始——1933年雷蒙·阿隆就是如此对萨特说的:“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,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。”

我的小小世界

隔离结束,已经是10月中旬。我戴上口罩,迈出自己的小房间。天气尚好,路上行人在走,树下有白鸽徜徉。那些寻常风景,一如既往,但骤然落在一个重返自由的人眼里,却是非同寻常。整

个世界扑面而来，那是真正现象学的观察时刻。在太阳冷冷清清的照耀下，连二手塑料袋都泛起生活的珠光。回头细想，那隔离半月的英伦三岛，从疫情到物候，都如同走在潜移默化的关头。我来到时明明秋色沉静，如今却好一个凛冬将至。

一路往前，才知道我所生活的街区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布卢姆茨伯里。从190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以伍尔夫旧居为毂，学人文友相往来，逐渐成派。1912年，年轻的维特根斯坦投奔罗素于此，经年积旧的文人气，终于迎来新风。这是伦敦西北一角，除了大英图书馆的红墙与博物馆的白砖外，民居学院错落，形制朴素，别无高楼。真正堪称惊喜的地方，是数量众多的独立书店，各有名目，不声不响地林立于道旁。光是我家门口的老街上，就有三家私人书店，老板就像电影里的人物那样，酷爱搬一架书梯终日爬高走低。初见之时，我真是乐得头晕目眩，心想原来不必苦等疫情好转再去查令街朝圣，在布卢姆茨伯里行走的每一步，都已向我证实，此间即是爱书人的天堂。

这是他乡生活逐渐日常化的阶段。每日修完线上的功课，我都会步行十几分钟，选一座图书馆读书写字。累了就出馆，去大大小小的公园里荡，运气好时兴许还能撞见雾都的太阳。从道旁书店到街心花园，最后回到我的小房间，三点一线，少与人言。这样的生活看似单调，但我每日往返其间，知道那每一次的奔赴，对象都是不同的。从亚里士多德到诺齐克，他们整日在我的脑海里吵吵嚷嚷，声息从未停过。故国之外，疫情之下，我到底还拥有这般充实的学习生活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入学以来，我与家人保持着每天至少半小时的通话，眼见着他们的关切，逐渐从疫情话题上移转，终于涉及生活中那些日常而更为永恒的细节。有一次，记得外婆问我，去国离乡，独身一人，心里头会不会感到“静”。在吴地方言里，单一个“静”字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“悄怆幽邃”之意。我笑起来，借了旧日街坊邻居伍尔夫的一句话安慰她，大概是说，静默是一种理想的状态，摆脱了一切身外附属之物的自我可以自由地从事最奇特

的冒险，哪怕生活的活跃程度暂时减低了，但体验的领域却变得宽广起来。确实如此，虽然人在异国，住在一个看不见风景的小房间里，但我独而不孤，有家人支持为依，勉力与一篇篇论文较劲，写一点内心涌现出来的东西，一切都刚刚好，那还怕什么呢？

檐下的流浪汉

入冬后疫情严重起来，伦敦二度封锁。此地规矩，是只封城不锁人。即便添了居家工作的新规，但大城市车水马龙处，清早看去还是明明如昨。大学场馆照开，师生来去如常。只是书店一律关停，我的每日路线于是愈加简化。有时不留神在图书馆消磨晚了，黑夜里提着一颗心回家，走在堂堂伦敦城的大路上，世上却像没有人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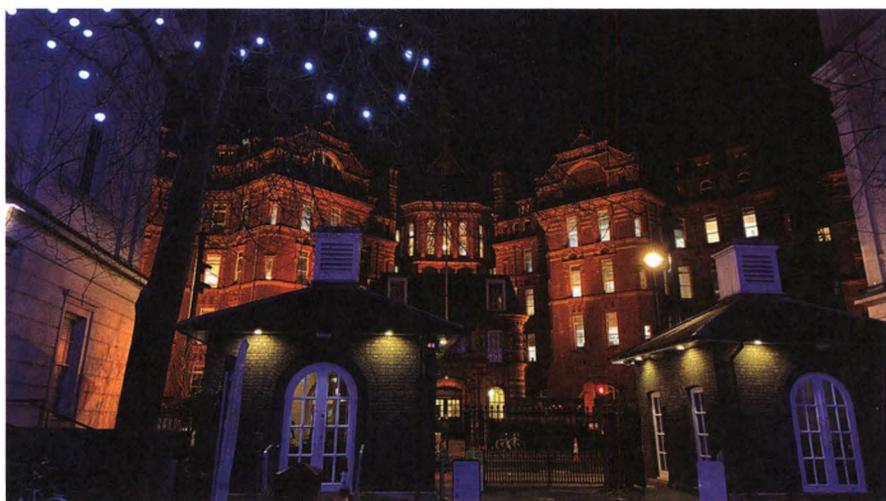
也不能说是全然无人。伦敦街角，四季有人横躺，用报纸和塑料袋扎扎实实裹满全身，经秋转冬，堪堪也能抵挡。现在，在这封锁的日子里，街面上这样的景象却多了起来。每日出门，实在难免相逢。那些畸零之人也有他们的惨淡年关要过，几次下来，只听其张口索要的数目，就知道是随新年将近而又见涨了。窘迫的只是我，带着那种在一个严峻的时刻中得以幸存的愧怍，伸手去掏钱包。“为你祝福。”他们都这样对我说，面无表情地祈求我的平安，从没有人祝我快乐。

某夜，我走过水石书店。那是学校附近最大的连锁书店，店里的书定价颇高，算是我可望不可即之处。四层砖砌小洋楼，看着就知店大气粗，哪怕在这不做生意的整整一个月里，灯火依旧不熄。往往深夜归家，眼见这一栋水石小楼灯影幢幢，知道书卷未眠，我的心里总会有光亮。而那一夜，大概实在很晚了，我接二连三在不同书店的檐下见到了睡熟的沦落人。他们三两相依，尤以水石书店门口为多。那里屋檐宽阔，门廊内陷，还有一张干燥柔软的地垫，像是天然的洞府。唯一不足之处，就是灯火不绝，照得人难以入眠。我看见流浪者们用报纸包头，背转身躯，以此抵抗那一室光亮。熟悉的窘迫感卷土重来，我低头快步，



→ 家门口树下玩耍的孩童

→ 夜色中的校园



只想尽快逃离那个白日里可望不可即之处。

封锁还在继续。没有线下考试的期末季，舍友们一早拖着大小行李，预备返乡过节。公寓楼的格子窗灯一日日渐次熄灭，家人的忧虑与日俱增：楼里供暖还足吗？一人住宿可安全？食物药品能买到吗？……人文社科门下，种种结课作业全都堆在年末假期，其实早已焦头烂额。眼前心头，只有写作，不停写作。

直到新年前夕，人才跳将起来，如梦初醒地冲出大门，挤进囤积食品的队列。许久不跟这个世界打照面了，只知道病毒变异、人心惶惶，听新闻里的口气总之不妙。在超市门口站定，一个社区小广场的中庭里，人们还是彼此间隔两米的距离，披头士主唱约翰·列侬乐呵呵地唱道：“你过

得如何呢？旧年已逝，新岁将至……”音乐声中，队伍移动，缓慢，但是在向前。疫情还在继续，我们也还在说着“keep calm and carry on”，有条不紊，并不是假装生活里无事发生过，而是坦承发生过的一切皆是生活。

举目四顾，我得坦承一路走来的日子里，留学生活并不是时时刻刻泛珠光。可是伦敦的窗外、道旁、檐下、庭中，那种经验、那些现象，毕竟货真价实独此一家，使我想在其中把握些什么确实确实的东西，于是打开文档，切换输入法。这一次，只想用母语来维护我与生活的联系，哪怕只在这万籁俱寂的一瞬间，捕捉到些许确定性，窗外好像又有光亮生起，荧荧然。